



《婚觀·世音——七個新生代女攝影人》

日期：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四日

地點：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 63 號牛棚藝術村 14 號 1a 空間

票價：免費

查詢：(852) 2529-0087

網址：http://www.oneinspace.org.hk

她們的視覺 新生代女攝影人



自 1839 年，攝影技術的發明經法國向全世界公布以來，女性從被看、被拍，跟隨着社會變遷和科技發展逆位而「主」，當上了主動的觀看者，又是拍攝者。她們開始從自己的角度看別人、觀察事物，然後又反觀自己。時至今日，攝影相當普遍。但若說回以女性角度透過攝影去微觀事物，在我們這個已不流行談論女性主義的年代，你會毫不留情地扭曲嘴臉說「噢，NO！」然後會反問「還有女人打倒男人這回事嗎？」不，不！事情當然沒有那麼單純，那麼極端化和戲劇化了。策劃《婚觀·世音——七個新生代女攝影人》攝影作品展的方敏兒笑着說：「很久沒有純女子攝影展了，這會是個開始。希望透過展覽，令人知道香港也有女性攝影人，也希望別人有不同角度看攝影。」

撰文：歐嘉麗 攝影：陳偉民（訪問圖片）

除了攝影紀實和商業用途外，香港的攝影藝術，對比其他國家而言，其實還在起步階段，如果要談到女性攝影的特色和風格，實在有點見過早。但是，若像「婚觀·世音」攝影展覽的參展人一般，從女性敏銳細膩的情感創作影像，以不同一代的姿態構攝影，這會是個多元化的嘗試。聽「婚觀·世音」展覽其中四位新生代女攝影人談她們的參展作品，和對攝影的觀點與角度，你難以不好奇。

從影像了解自己

姓名：方敏兒
身分：海事博物館副館長，ph5 攝影運動及 Dislocation 成員。



讀攝影出身的方敏兒，曾參與數個攝影聯展，「婚觀·世音」是她首個獨自策劃的展覽。「修讀攝影的幾年，我不斷拍照，透過攝影，我了解自己。可是，我發

覺商業攝影未必適合自己，我比較愛做一些可以幫助人的事情，而搞展覽可以幫助 artist 又多變化，我很喜歡。」形容自己為了第一次策展而感「好驚」的方敏兒，除了策展外，她也是參展覽藝術家之一。

「我不愛『攝影師』的『師』字，比較喜歡說『攝影人』，我想把意義講闊一點。我找來不同攝影背景的人，是希望透過她們的作品，讓人從不同的角度看攝影。如林慧潔，她以前畫畫，本身就是 artist；顏俊穎是攝影記者，純以攝影做工具，可是你會發現她的作品完全遠離所有現實，她 construct 幻想的東西；至於黃淑琪、馮偉恩和彭倩嫻，她們有專業攝影知識；而 Sandy 則是完全沒受過攝影訓練，但對攝影有興趣的女子，她把自己的作品放在 website，頗有代表性。」方敏兒強調說：「攝影是一個媒介，我不介意 pro 唔 professional。」

以參展及策展人雙重身分談論攝影的方敏兒，認為她們這一代的女攝影人所關

心的，跟上一代較關心社會層面的不同：「不能說現在沒有女攝影人拍攝社會性強的東西，一定有。而我希望透過攝影多些跟自己溝通，然後再看回自己，我們或多或少會受社會影響才這樣想，所以不一定要拍社會性強的影像。男性許多時候看較大的東西，女性比較敏銳，正好我們七個參展攝影人的作品都很細膩，而我們的 generation 會看自己內心多一點。」

方敏兒把展覽訂為「婚觀·世音」，是因為她覺得「婚」很女性化，如女性的細膩觸覺和觀察：「我不喜歡提 feminist，但今次七個都是女子，我們都是真實的、無可否認的女性而已。Anyway，我可以下次搞七個男人的展覽。其實許多事情都 mix 嘍，正如我有很多 elements 都似男人，我係一個男人嘍，gender 對我唔重要，就如觀音一般，在這世代，人們以為她是女身而已。」方敏兒認為重要的，是自己怎樣透過攝影去看自己。

製造影像

姓名：馮偉恩
身分：英國波恩萊斯藝術學院攝影系畢業生



外號「八爪」的馮偉恩，文文靜靜。若你不向她發問，她只會瞪大眼睛聽，當你笑着跟她說話，她會小聲細氣地把話接濟地說。她的話，每每量小而耐人尋味。「我的影像像收集東西一樣，收集後才挑選。我只拍攝自己認為『靚』的東西，比如我會拍泡泡，拍很有特點的長頸鹿，又或是蝴蝶，我愛拍生命較短暫的東西。」

馮偉恩喜歡創作 fabricated 的影像，就如她會製造一紙小飛機，把紙飛機拋上天空後，再進行拍攝：「好多拍攝出來的影像，其實早已在我腦袋中形成，我只不過 set 定場景去製造影像。」她因此會在拍攝過程後，獲得預期的攝影效果，可是，有時候卻會帶來不少驚喜：「當我把紙飛機拋上天，我 expect 它會被拍攝到相機中間，可是，出來的影像，紙飛機卻落在相機下部，而所得出來的效果，可能會更好。」

愛玩味影像效果的馮偉恩，認為攝影與寫作一樣：「我們從小到大都有作文課這回事，但卻不會有攝影課給你拍照。其實，在寫作中，寫出一個句子後，你可能會修飾一番，在攝影上，同樣道理。」

十七歲開始在青少年文藝發展中心「深高」修讀攝影課程後，馮偉恩發現自己喜愛拍照。不久，她獲得青少年公開攝影比賽金獎後，於 1997 年起參加聯展。2002 年那年，自小學學而又當教書老師的馮偉恩，因為非常愛聽美國 band sound，所以辭退教書工作，到英國去。「我 prefer 夾 band 多過讀書理論，而我又發現攝影還有很多空間給我發展，所以我去讀攝影。」這樣說，難道在英國不用讀攝影理論的？「不是，其實我自己懶惰，不讀吧。」馮偉恩強調的，是在攝影作品中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。

「攝影對每個人的作用都不一樣，正如有些人會純粹為了娛樂而看笑片，有人卻為了在電影中拿取一些東西而看笑片。」馮偉恩比着手說。



我攝影，我存在

姓名：林慧潔
身分：攝影、錄像、聲音及
混合媒介藝術家。
2003年開始，為意大利
藝術組合 AMAE 之
主要合作夥伴。



到英國留學前，林慧潔喜愛繪畫：「我以前跟普通的藝術學生一樣，分不清什麼是畫畫，我以為畫畫是藝術的一切。機緣巧合下，我接觸攝影。我現在這階段，原來畫畫已再講不到我想講的東西，反而攝影卻能表達我。」

很多人說林慧潔的影像形式似 snap shot，細細碎碎而快速。「其實我的作品 more than that，我希望 catch 不同 moment 的東西，幸運地，我常旅行，驛馬風動，我當然不只拍風景照或個人獨照那麼簡單，所以攝影這 media 更適合我。」

林慧潔的確很喜歡影像，現在很少畫畫的她，不是拍照就是製作 video。正如她自己承認的，她有點自戀，除了 snap shot 形式外，她的攝影作品，大部分是她在某種環境中的自拍照。「我把自己放在

相中，證明自己曾在那地方出現。以前，我常以為自己之所以影自己拍自己，會令自己從相片中認識自己。所以你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，在相片裏頭的你便是這樣的人。但這其實不太真實，因為可能你用盡一筒菲林裏面 36 張底片，只有一張我最「靚」，於是一輩子我只看這一張，而這張照片裏「不變」的我，可能不是真實的我。」

「我相信這年代已沒有 feminists 了，就算有，都是 pro-feminist，這時



《女子這刻到哪裏去了？》(一)

候，我不會 aware 自己是一個女性，而是我怎樣把自己擺在這世界裏 present 給人看。這種 present，不是把自己 present 得靚靚，而是要表達我與世界的拉扯關係，與我存在的關係。」

在是次攝影展中，林慧潔有兩張大型作品，兩張都以女子理髮店做主題。「以前有女子理髮店，現在卻沒有，要不全是色情架步，就是男女一起的理髮室。其實女子理髮室是一個建立女子 beauty、confidence、identity 的地方，如能深入看過究竟，會很有趣。我的照片左右對併，我的影像投入不同的 situation 內，而我是女性，就這樣簡單。我們的作品從自己開始，但不等於只講及自己，身為 society 一分子，我的思考模式只代表社會其中一個人的思考狀態，當然地，我更希望我的作品能引發更多思考……」教授攝影理論的林慧潔，滔滔不絕。

結語

在香港這個以商業掛帥的社會，在歷史大環境的改變中，我們開始着重心靈、著重藝術。由於工作，由於生活，在香港持續搞文化藝術的人確實很少，幸好，近年在經濟逆境的香港，卻反倒冒出不乏藝術的新力量來，正如現在搞藝術行政的王禾豐所說，先不談攝影藝術的專業性，這個新生代的女性攝影展是值得鼓勵的，它能夠給人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和思考攝影。但站在藝術家的立場上，王禾豐強調：「在美學上，image 最重要。相片不需要



解說，影像的意義應該 more than the framing。」這些話，令人想起了美國攝影家 Lewis Hine 的話：「我如能盡所欲言，何須背起相機。」



尋找完美

姓名：Sandy(山地哈密瓜)
身分：藝術教育推動者、
YMCA 社工



Sandy 與其他參與是次攝影展的女子不同，除了到美國短期學習拍電影外，她對影像的認識是自學而來的。Sandy 投入藝術創作的過程，可說有點顛理成章，在「滿堂」工作時，她搞青少年藝術教育課程，耳濡目染下，跑去買一部「傻瓜」相機來滿足自己的好奇，發現自己對影像極感興趣，她又想拍電影，在沒有資金到國外長期進修電影的情況下，她選擇自費到美國讀短期課程。

「在美國讀 film 時，我發現如果要拍電影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我沒有那麼多錢拍，而且電影是一 crowd 人的工作，但很難永遠由一 crowd 人去講你想講的故事；當你獨立拍菲林，卻又要出賣很多人情。我不想為了拍菲林而拍菲林，而 DV 跟菲林有分別，我不拍。」然後，Sandy 發現了攝影：「原來用普通相機都可以拍攝到自己的東西。當我再看回自己拍下的照片時，我未必明白那時候自己想什麼，從這一刻我看回照片時，我正了解自己。無論如何，在每一分鐘每一刻所拍下的自己，都是那一部分的我。」

Sandy 喜歡把作品拍成一對對的影像。「我好像在找尋東西去 complete 自己，令自己完整，我有一條 formula：1+1=1，感覺正正是完整。我的作品就好像是 show 我在心路歷程中，尋找這東西的過程，有時找到，有時找不到。」

一直以「Fly me to the Moon」為主題，Sandy 以前多拍攝影像如月亮的街燈。「如果當我看到一顆星和一個月亮在一起，我就感覺好 complete，我會立刻拍下影像，但我拍照時，並沒有想過去尋找一個完美的人生，可是，反過來想，其實我一直以來，都在尋找這樣的東西，找尋一對對的影像，一種完整，一種完美。」



《女子這刻到哪裏去了？》(二)